

Bei Pan de You Huo

著 >>> 文惠

背叛的诱惑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著 文惠

背叛的诱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背叛的诱惑/文惠著.

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4

ISBN 7-208-04953-X

I. 背... II. 文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17663号

责任编辑 曹怡波

封面装帧 周艳梅

背叛的诱惑

文惠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168 1/32 印张 7.125 插页 1 字数 160,000

2004年2月第1版 2004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8,000

ISBN 7-208-04953-X/I·119

定价 15.00元



文惠，旅日华人。毕业于吉林大学外语系。曾在邮电部（信息产业部）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任教。1987年春赴日。

1995年至1997年，执笔日本《产经新闻》“异国文化”论坛，并先后担任日本通产省、大连日本工业团地项目调查团首席翻译；日本外务省援助青岛城市基本建设项目调查团首席翻译；日本TBS中国特异功能特别节目现场翻译；日本芦泽建设株式会社上海总代表；日本《东方时报》记者、编辑。



背叛的 诱惑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绿宝石之川 / 2

7月20日 / 26

1

君岛洋一 / 44

愚园路77号 / 65

43

表妹可可 / 96

致命的嫉妒 / 1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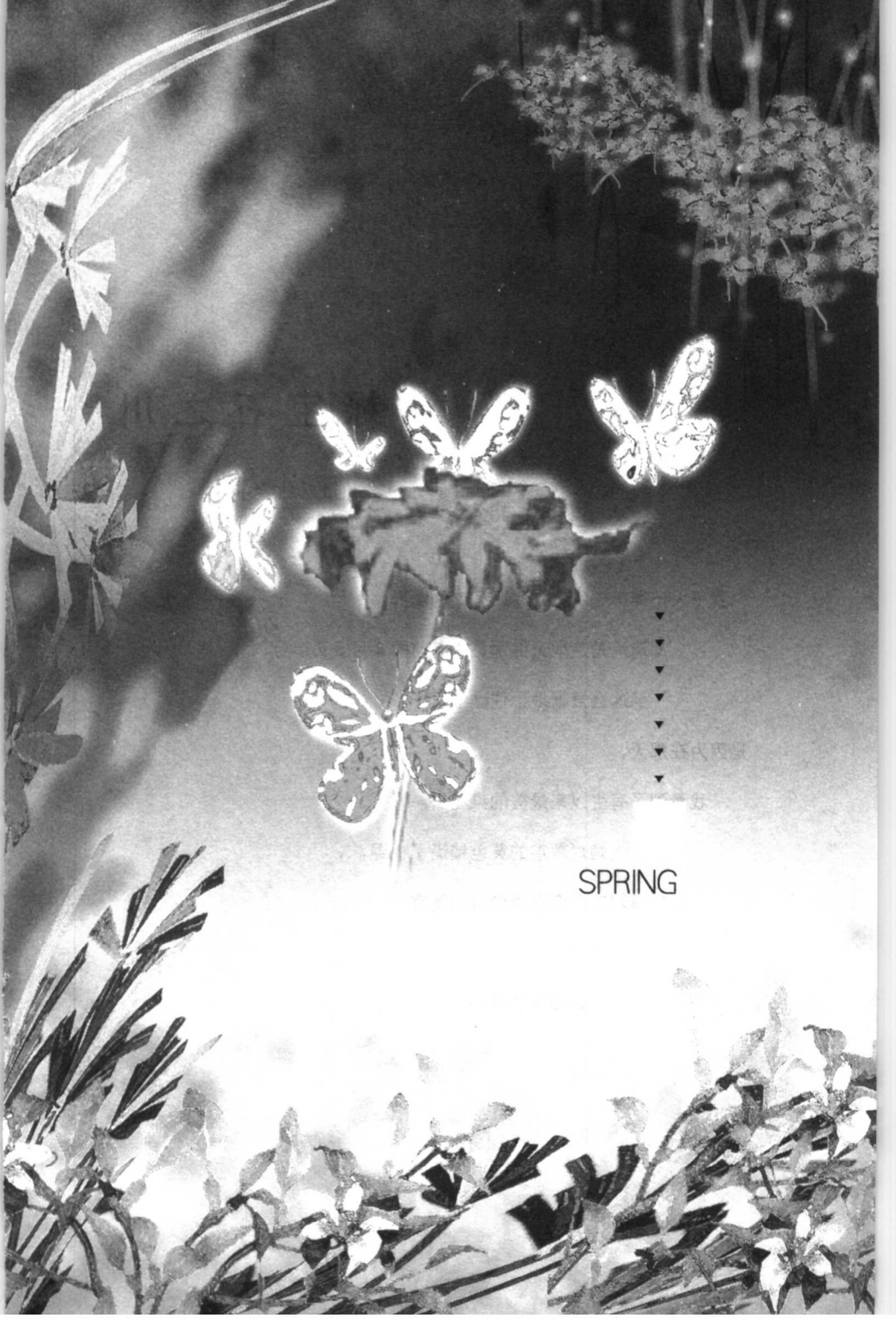
99朵玫瑰 / 153

95

破局 / 178

尘埃落定 / 206

177



SPRING

绿宝石之川

我不大记得第一次见到秋原圣二的情形，
却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是4年前的4月3日。
这么清晰地记住这个日子，
是因为在那天，
我看到了有生以来最美的菜花田。
灿烂辉煌的黄色铺满了视野，
它们横躺在上海春季少有的朗空下，
不动声色，
却轰轰烈烈。

田村问我：“你和秋原君，是一见钟情？”

我摇头，“大概他是吧。九州男儿的血热。”

我俩同时大笑。我知道，自己笑得有点凄凉。

我们坐在池袋“都市广场”二楼的“Mauka Meadows”里。这是一家夏威夷风格的吃茶店，这里的奥地利小甜饼在东京也是屈指可数的。

服务生们穿着大花衬衫，忙来忙去。沙发布上，大模大样地躺着巨大的绿叶子，还有懒洋洋的黄花。屋子正当中，竖着一株贯穿整个天井的棕榈树，树干其实是条透明的塑料玻璃管，里面吞吐着水和泡沫，像是下面深藏着一个漩涡。

藤椅很新，一个紧挨一个。就算你以最低的声音交谈，邻座也能听了去。不过，在东京这样拥挤喧嚣的大城市里，不会有人对邻座的谈话内容感兴趣。人人忙着想自己的心事儿，抽烟，和朋友开怀谈笑，或者盘算着吃下眼前这盘配有绿叶子、白色奶油和草莓酱的奥地利小甜饼……

我从上海回到东京，一个星期过去了。见过朋友们以后，我给田村打了电话，约好在池袋见面。除了田村外，“Mauka Meadows”里坐的，全是女人。有两个时装模特模样儿、惊人美丽的洋女人姗姗地走进来，吸引了不少目光，也只有几秒钟。

这就是东京。

“对不起，二期工程没拿到，本来我还想像一期那样合作呢。”

田村笑眯眯地点了点头。

“怎么样？秋原君给你开送别会了吗？我想，最舍不得你走的人，该是秋原君啊。”

田村的这句话，勾出了我的眼泪。我不好意思地掏出手绢，破釜沉舟般地突然冒出一句：“其实，我……我和圣二……”

眼前那张笑眯眯的脸上，突然爬满狐疑，“圣二？你……怎么

回事？”紧接着，他恍然大悟，指着我的脸，瞪大眼睛，“不会吧，不，不可能！”

我想缓冲一下太过突然的冲击，打趣道：“你不是总在撮合吗？”

“哎呀，那是说着玩儿的呀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
“差不多……从一开始，就开始了。”我眯起眼睛，目光越过田村，茫然地注视墙上的画，那是田中一村の《奄美之杜》。感觉独特，色彩大胆。

我不大记得第一次见到圣二的情形，却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是4年前的4月3日。这么清晰地记住这个日子，是因为在那天，我看到了有生以来最美的菜花田。灿烂辉煌的黄色铺满了视野，它们横躺在上海春季少有的朗空下，不动声色，却轰轰烈烈。

我和平泽所长在商谈后一起去察看施工现场，这片日后永远刻印在我记忆里的菜花田，与工厂筹建地点仅有一路之隔。再往西，一条宽约5、6米的小河，携着泛绿的，不健康的河水，仓皇地向东蹿去。直到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当黄浦江闸门打开的时候，它又会倒流回来。

就在我看到它的翌年，圣二笑着称它为“绿宝石之川”。听到这个毫不贴切、甚至极其夸张的称呼，有几秒钟，我惊讶得难以作答，随即，我用力点头。

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们头顶细雨，脚踏长靴，站在建筑工地的泥水里。

那是我和圣二倾心相爱的日子，是我们的黄金时代。

这条不知名的小河，理所当然地，是我和圣二的绿宝石之川。

关于圣二，我甚至不记得初次见面那天他的衣着，他的表情……但是我清楚地记得，他连看也不看，就把我们的报价表扔在一边时，那粗暴的手势。



回上海市区的车里，我一边整理装满报价书的皮包，“看那个大高个儿，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对了，叫秋原圣二，他也太粗暴了。”

“艾黎，你知道因为什么吗？”平泽所长断言，“那是因为附属文件，我们用的是美国钢结构公司的产品，说明书全是英文，好多日本人啊，见到横写的字母就头疼，这是一种拒绝的本能。”

那个手势是粗暴的，急促的，居高临下的。“在东京一带，即便心里想拒绝，也绝不会这么气势汹汹、毫无协商的余地。哼！”九州男人这种直率、不加掩饰的风格，一定是给了我一个冲击，以至于我至今念念不忘。

秋原圣二，四十出头，个子高高的，四肢修长。肤色黝黑，脸庞棱角分明，靠近眉毛处，长了好几个大黑瘡子。平时总是一副严肃的表情，但是，只要他深陷的眼睛弯起来露出笑容的时候，整个屋子顿时就灿烂起来。

那天清早，我和所长抱着一大摞报价资料从上海市区赶到宝山。我们明明知道没什么希望，川内部长和秋原圣二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：工程发包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，准备与当地的一家中国公司草签意向书。可是，我和所长还是郑重其事地深深鞠躬，一遍又一遍地道谢，感谢他们给我们最后的机会，“只是供贵公司进行参考”。

我和平泽所长心里都明白，我们不是强有力的竞争者，日本的公司不可能像当地的公司那样报出低价。再说，我们“佐治建设”也不可能开始时报个低价，然后随着工程的进展，再以各种理由要求追加。但是，我们有韧性，有耐心，有笑脸。

很久以后，圣二对我回忆说，他倒是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相识第一天的情形：“在你们之前，我们已经和当地几家公司都谈过了，都是在 HOTEL 的咖啡厅里。只有你，结束商谈时，迅速起身，赶过去付账。当时我一下子就注意到，你有两条好看的长腿……”

圣二的这番并无深意的话，不知为什么如此长久地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刚回到事务所，放下皮包，就接到秋原的电话。他一本正经地要求：“星期三之前，请提交钢梁和回填土计算书。”

紧接着，又加上一句：“还有，你的私人电话，以及 E-mail 地址。”

这个男人很古怪，我本想问他，这也属于报价内容吗？却不知如何开口。

“计算书等等，后天吧。你的电话号码，现在就告诉我，好吗？”

我想说，不好。可不好拒绝，“有笔吗？号码是……”

放下话筒，一转头，平泽所长看着我在笑，并悠闲地喝起茶水。

那段日子，是我来到上海的第六个月，而圣二，才刚刚开始他的上海生活。

白天，他洽谈工程，晚上，跟着园田总经理一起去希尔顿饭店附近的一个叫“花子”的日式居酒屋。

听说，那是一个不太清洁的、灯光昏暗的小酒吧。一点也不时髦，不新潮。可每天晚上，不满 20 平方米的店堂里，挤满了孤独的、寻欢作乐的日本人。他们的身边，也总是簇拥着几个自称是上海小姐的年轻女孩子。

细一问才知道，她们大都来自附近的县城，怀着在男人身上狠捞一把的雄心和梦想，操着半生不熟的日语，与带着各种地方腔调的日本男人调笑饮酒，她们还陪着客人唱日语歌。她们很有才华，把日语歌曲唱得字正腔圆，声情并茂、惟妙惟肖。有时，她们当中有人出来陪日本男人唱一曲二重唱，这时，歌词本身所具有的含义，以及昏暗灯光所酿造出的暧昧气氛，使得她们和他们陷入一种



我学会了在最短的时间里，冲进美容院做头发，然后赶去出席朋友的聚餐。我们在“PARK97”叫上一杯“长岛冰茶”，一边呷着，一边聊，还不忘偷偷瞄上一眼粉红色的墙壁，那上面有慵倦横卧着的裸体女人的壁画。周六或者周日，我们驱车到江南古镇远足散心，拍摄小桥、流水、人家。在几十张甚至上百张照片里，精心挑出若干张所谓的杰作，放大、装裱、悬挂起来，自我欣赏。

那滋味很好，足以愉悦自己。

“离开上海好一段日子了，可我就是忘不了现场的那些事儿。”

田村迟疑了一会儿，盯着我，好像在掂量即将要说的话该说，还是不该说，“坦率地讲，你也别在意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在意，或是生气，我也要说不。在旁人看来，你和秋原圣二，真是一对匹配的情人。还有，秋原君和川内部长，他们俩为了你，关系才越闹越僵。

“你还记得不？有一次，咱们在现场开会，你们开建筑工程会，我坐在一边，等着开机械会议。那场面可真是……怎么说呢？连空气里都满是惊心动魄。秋原和川内较着劲儿，变着法儿，想争那个现场领导权。我猜啊，他们俩人不就是因为有你嘛。其实呢，按公司里的职务来说呢，川内是部长，理所当然地，该他说了算。可秋原君的处境，我也理解。川内在外人面前，对他也太过分了，连点儿面子都不给。那可是男人最承受不住的。你别看川内部长怎么刻薄，怎么耀武扬威，秋原都退避三舍、忍气吞声。我猜啊，他心里头恨着呢，憋屈着呢！不过，有了你，特别是你站在秋原君一边以后，川内和秋原之间的力量对比才翻了个个儿，秋原君找回了自信心，大概他也找到了‘复仇’的机会和方法。你说，我说得没错吧？”

我微笑，不置可否。从某种意义上看，我和圣二的恋情，不仅改变了我和圣二的命运，更改变了川内的命运。

这是一场复杂的、多层面的、惊心动魄的、失去理智、失去判断



力、疯狂的、不可言喻的“三角关系”。

如今，川内年仅五十就赋闲在家，靠一点退休金打发时日。即便如此，川内是幸运的，也是幸福的，他无从知晓其中的内情，他依然能够保持信念和常识，依然能够相信爱情、相信人生、相信友情，而我和圣二，一生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和内疚的煎熬。

“艾黎，你知道不？当初，我最想做、却没做成的事儿，就是破坏川内和秋原他们两人的‘二人组合’。他们俩加在一起，太可怕，太不好对付了。对你们‘佐治建设’也好，对我们‘昭和机械’也好，他俩扭在一起让我们吃不消。川内缜密、冷静，不动声色，秋原呢，精益求精，一丝不苟，技术上经验丰富，没有他不知道、不在行的……艾黎哟，你可是办了件我一直想办、却没办成的大事儿呀。”

田村说，圣二是个“男人都为之心醉的男人”。我理解。如果我是个男人，也会喜欢他。圣二快活、单纯，工作上是把好手。不过我不知道，他是否具有男人最重视的忠诚。

然而，我是个女人，又是一个坠入情网、不能自拔的女人。

我慢吞吞地、但坚决地告诉田村，“我和圣二的故事，看起来仅仅是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故事。按照常理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，在上海相遇，相爱，分手，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可我和圣二的故事，却是复杂的，折射出人性弱点和残酷的故事。”

喝掉最后一口柠檬茶，我加上一句：“我们俩啊，就像是在上帝打瞌睡时偷偷相爱一样。”

“别那么怨天尤人了，曾经有过的，都有它的理由。艾黎，你也别吹毛求疵了。在我看来，秋原君真正放不下的，就是你，艾黎。可他到底是个九州男儿，不好意思说出来，也不表现出来，其实呢，他呀，准是以为你能够理解他。”

事到如今，圣二到底爱过我没有？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？他最钟爱的女人是谁？……这些，对我来说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

我爱过一个人，热烈地爱过，爱过一个我拿不准是否爱我的男人。

这是最重要的，别的，我不在乎。

我把电话号码告诉给圣二的当晚，就接到了他的 E-mail。打开一看，上面有一个夸张的卡通式的大人头，一眼就能看出那是秋原圣二。卡通人物的大嘴巴里飞出几堆泡沫，一个泡沫里填写着：我刚来上海，今后请多多关照。另一个泡沫里写的是：努力吧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就加油干吧！

我知道，指的是工程报价。

不一会儿，电话铃响，原来又是圣二。

“怎么样？我的自我介绍？”语调颇为得意。

“不错，我正在欣赏。”

“这种九州式的自我介绍很管用吧。”

“是吗？依我看，是九州式的幽默管用。”我俏皮地回答，一边拿起床头柜上的记事本，信手画出一个男人的侧影，鼻子很高，眼窝深陷。

“东京呢？怎么做自我介绍？”

“东京？不介绍。”我心不在焉地胡乱应酬，又在男人的侧影对面，加上了一个女人的侧影。“东京，人人都忙，只顾自个儿。”

“忙得连自我介绍的时间都没有？”圣二的声音里，游动着几丝失望。“人和人相识，本来就是缘分。”

“您道得极是。”

“言归正传，你的日语讲得真好，怎么学的？”

“也没怎么学，胆子大，脸皮厚，敢讲而已。”

“不过，以后你跟我说话，千万不要再用敬语了，让我浑身不自在，直起鸡皮疙瘩。”

“好吧，我知道了。不过，毕竟您是客人，是我的‘上帝’啊。”



“什么‘您’啊，是‘你’，再不，称呼‘秋原’也行。”

“好吧，我记住了。”我拿起记事本，眯着眼睛，看了看，放下来，不知为什么，又在女人的侧脸上，加了一滴大大的眼泪。

9时45分了。

我拉上窗帘，把徐家汇上空桔黄色的亮光挡在窗外。

傍晚，维维安打来电话，“理查德邀请我们周日去他家参加派对，你去不去？”

在长驻上海的外国人中，经常举行这种派对。

“去，去，我去。上次那个派对以来，一直没什么有趣的聚会，我都要闷死了。”我忙不迭地应承下来。我喜欢热闹，也喜欢结识朋友。

“还有谁？”

“约翰·肯他们，大概七、八个人吧。你要是有想带来的朋友，尽管带来好了。”

理查德·张是世界知名的广告公司——海贝广告公司的亚洲总负责人。他三十多岁，身材适中，皮肤很白，长了一张欧亚混血人常有的漂亮面孔。他爱穿一条飘逸的长裤，配上新潮的紧身T恤。理查德的言行举止颇为女性化，因此我们背地里叫他“张娘娘”。

两年前，海贝广告公司调整了亚洲战略，总部从东京迁到上海。

平泽所长建议叫上川内部长和秋原圣二，我几经斟酌，打电话给秋原。

“几个朋友在周日举行家庭聚会，如果您们，如果你们有空儿，有没有兴趣参加？”

“缴多少会费？”

“人民币0元。”

圣二在电话线那端哽住了。

“刚才是笑话。只要带点儿亲手做的饭菜就行，基本上是聊天为主，吃饭为辅。”

“可我们不会做什么呀。”

“这个嘛，太好办了。我也不会做什么，一般，我会在超市买点什么回来，拆掉包装，放在饭盒里。你瞧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一招儿灵啊，非常灵，从来没被人识破过不说，还总是载誉而归。”

“可……”

“你可以在日本料理店买点寿司什么的，再买个饭盒，加上‘大言不惭’的佐料，肯定是一道上好的饭菜。”

秋原沉吟了一会儿，答应了。

星期日上午11点，我带着川内和秋原，踏进了理查德·张的家门。我从他们的表情上，一目了然地捕捉到川内和秋原的惊讶。

理查德·张的家，在一座上个世纪30年代兴建的公寓楼的最顶层。想必当年一定是一座时尚又舒适的公寓楼，然而，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和世代更替，已经使它的外表显得老态龙钟，破败不堪。

谁知，一进理查德家的门，里面竟是另一番天地——起居室足有40平米左右，朝南的一面墙，全是玻璃长窗。窗外将近百米的阳台上，开满了鲜花——各种各样有着微妙差异的白色的鲜花！

屋子里，摆放着理查德从各种地方“淘”来的古董窗门，做工精细，造型各异，雕龙描凤，嵌金镶银。充当茶几的是个过去中国民间常见的衣箱，上面摆放着英格兰的“伍德”瓷器。

理查德有着敏锐的色彩感觉，整个房间的颜色基调是橙黄和墨绿，再配上古董家具和窗外满眼的白色鲜花，既大胆，又时尚，同时也非常协调，渗透出屋子主人的文化修养和独到的审美意识。

理查德似乎对圣二有着异乎寻常的好感，紧挨着圣二坐下，目

